

开发区建设中的居民地方感研究

——基于上海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研

孔翔 张宇飞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开发区业已成为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开发区建设中,不仅发生了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重构了地方的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这将改变居民原有的地方感,并可能使开发区成为缺乏凝聚力和社会矛盾突出的空间。论文主要结合对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三个社区居民的调研访谈,初步探讨开发区建设中的居民地方感变动机理。研究显示,虽然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普通劳动力的集聚却可能削弱居民对地方的认同;而地理景观的变化却由于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而增强了地方感;不过社交网络的重构却面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情感分异的困难,居民对开发区和小区的地方感都处于较低水平。

【关键词】居民地方感;开发区;空间重构;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到2012年,国家级开发区已达341个,省级开发区更超过了1200个。2011年,341个国家级开发区共实现工业企业总收入15.32万亿元,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收入的18.3%;如果加上省级开发区,则占到60%以上^[1]。开发区不仅迅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还吸引到大量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的集聚,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了土地的城市化开发,早已成为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建设最为流行的政策工具之一^[2]。然而相关研究更多关注开发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规模扩张,却相对忽视了与之伴生的社会空间重构。研究显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对城市更新、民族和阶级隔离、社会空间分异、地方文化认同等具有重要影响^[3],而开发区建设使当地人熟悉的景观和生活方式被消解,大量外来人口还面临异域文化和新生产方式的双重挑战,由此,开发区人大多难以对新空间形成认同和情感依附,这可能使开发区建设缺乏凝聚力。本文主要拟以居民地方感建构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对上海闵行开发区周边典型社区的实地访谈,初步探讨开发区建设对居民地方感变动的的影响机制,以期对优化开发区的社会发展环境有所裨益。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2711170)

1 居民地方感的建构机理

1.1 地方感的内涵和价值

地方感是人地之间经过长期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4],是以人类地方体验的主观性为基础、对特定地方产生的情感依附与认同^[5]。地方感的建构需以主体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为基础,表现为对特定地方的理性认同和情感依恋。Wright的敬地情结(geopiety)^[6]和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7]可以被视为对地方感的初期认识,它们都是主体对地方的感知、情感和价值观、世界观的总和。因此,地方感应是理性认同基础上的地方根植性,“是这里而不是那里,是被包含在内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是感到安全而不是受到威胁”^[8]。它是“在地”(insideness)的,而不是“局外”(outsideness)的,是“真正让我们具有归属感的一种共同的分享”^[9],也是个体依托特定空间构建社会属性的基础。

作为能够影响空间行为的内在机制,主体对地方的认知和认同乃是地方感研究的内核,这也是Proshansky的“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能成为环境心理学核心概念的原因^[10]。在他看来,地方认同是自我的一部分,是通过人们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而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

关的个人认同,是“客观世界社会化的自我”,并在认知空间、建构地方意义、表达对地方的需求、适应现实环境、减少焦虑情绪等方面均具有重要作用^[11];而在 Breakwell 看来,它对主体的独特性、连续性、自我效能和自尊等都具有指导性功能^[12]。因为主体对一个地方产生归属感,会对个人认同提供正性的强化^[13];而地方与主体自我认同之间的长期交互作用则可以增强认同的连续感,例如对景观的记忆会帮助人们与自己的过去建立联系^[14];而熟悉、温馨的空间则会增强人们完成任务的信念,这也就提高了自我效能感;至于自尊,则主要是主体对所认同的自我和所认同群体的正面评估,这种良好的感觉易于在熟悉并具有理性依恋情感的空间中获得。由此,地方感能帮助主体调节自我、积极地适应客观环境,并在此环境中追求自我一致性、自我价值和自我表达^[15]。它是一种内隐的心理结构,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常被忽视,但当人们改变位置的时候就会变得明显^[16]。从认同的视角看,地方感是构建个体与社会互惠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如果将地方视为特定人群集聚的空间,那它还会是个体对特定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将倾向于以该群体的行为规范约束自己的空间行为^[17]。由此看来,地方感在约束个体和群体空间行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如果一地民众普遍拥有积极的地方感,将优化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

地方感研究既可存在于特定角落、房间或社区,也可以指向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它关注的不是“地方”的大小,而是人们须在相互作用中“对地方产生情意”^[18],而这种情意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动态变化的,并能解释和调控人们的空间行为。国内外不少研究都关注旅游者地方感,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旅游资源的开发。然而,就主体与地方的长期相互作用而言,居民的地方感更有研究价值,也更能对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内研究在此方面相对不足,很可能是持续大规模拆迁给稳定的居民地方感研究造成了困难。不过,按照 Dixon 等的认识,地方感可能在迁居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伴随着迁居的地方感断裂和重构,也有助于揭示地方感建构的内在机理。在开发区建设中,无论当地人或外来人口都面临新的空间,都需要重构地方感,探讨开发区居民地方感重构机理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2 居民地方感的建构过程及影响因素

主体地方感既是特殊的人地关系,也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个体与特定地方以及该地方人群长期相互作用的成果,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Seamon 提出,“身体芭蕾”结合“时空惯例”即产生了对地方的感知。所谓“身体芭蕾”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具有连续性和重复性的身体动作,“时空惯例”则是人们在时间的和空间上的惯例行为,这两者的结合,就是在固定地点人们经常性、有规律的动作,也被称为“地方芭蕾”^[19]。因此,“地方芭蕾”反映的是主体与特定地方长期、反复的接触,并由此感知到地方的丰富信息,从而对特定地方变得熟悉,并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但“地方芭蕾”不过是地方感建构的基础,只有当特定地方对主体而言具有“强烈的意义和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这些经验及意义变成了认定自己身份最重要的因素”地方感才真正形成^[20]。这时地方感已是主体认同的基础,是区分“我们”与“他人”的重要内容。而“我们”则通常会“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在同样的时间去祷告,拥有同样的习惯和风俗”^[19],也都成为了所在地方故事的一部分,而这些“故事的力量在于帮助我们‘居住’在一个地方”^[21]。这就显现出个体地方感与分享集体记忆有关。同时,地方感还总处于动态变化中,因为承载记忆的地理景观和分享记忆的社会网络都会不断变化,但景观和社会网络的变化一般是相对缓慢的,而地方感则更会通过主体的适应能力尽量保持其连续性。

此外,个体能力、经验及价值观等将决定主体收集地方信息并进行判断的水平,从而对主体间的地方感差异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此外,由于人们对特定地方情感上的倾注往往会随时间而变化^[22],因此长期居住倾向于增强地方感^[23],但居住的满意度也会影响地方感水平^[24]。不少研究更多关注地方感的总体水平,这时,个体属性往往在大量样本的统计分析中被忽略,但特定地方的群体属性仍应受到重视。这就是说,人口社会结构(如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需求状况等)会深刻影响地方感。本文主要拟探讨开发区建设中的居民地方感变动,在此过程中,变化的不仅是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也是居民的社会结构特征,它们共同影响着周边居民的地方感特征。

2 开发区建设对居民地方感的可能影响

我国开发区大多选择在大城市近郊的农村地区,由于主要面向出口型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制造部门,因此往往伴随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拆迁、农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企业发展、外来劳动力涌入以及环境污染等,这使得当地的人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和乡村景观迅速转变为工业和城镇景观,传统农村社区交往模式和交流网络也被迫重构。由此,不论当地人或外来人口都急需在新的空间构建新的地方认同,而新的人口结构特征以及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的变化等都可能削弱居民的总体地方感。

2.1 居民结构变化的可能影响

开发区建设促成了非农产业的集聚,也极大地改变了居民的社会结构。当地居民由务农为主变为到企业任职或提供生活服务,大量外来劳动力则主要到加工制造企业或周边服务设施从事非农生产。这使当地人口结构由以本地农民为主转变为以本地和外地非农人口为主,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市场消费能力普遍提升,年轻人比例提高,这都有助于对新的空间建构地方感。但我国开发区大多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员工的收入水平总体不高、文化素质较低,这就使其获取地方信息并进行加工整理的能力有限。同时,他们可能面临明显的经济压力和收入波动风险,容易产生紧张和焦虑,难以在开发区寻找到安全、舒适的感觉。由此,开发区周边居民的结构变化既可能有助于地方感的构建,也可能使之停留在较低层次。

2.2 地理景观变化的可能影响

开发区建设使厂房和居民楼替代了农田和农舍,使传统农村风貌转变为现代城镇景观,并且其规划建设往往是在资本和政府的强势话语下迅速完成的,更多追求了经济效益和效率,忽视了当地人的文化诉求。这就很容易割裂当地人的地方记忆。但宽阔的马路、气派的楼宇、便捷的生产生活设施和大气的小区广场等也会让人强烈感受到现代化气息,和昔日贫穷落后的地方风貌相比,很容易让人构建起新的认同。只是这些“千区一面”的新景观难以长期承载对地方的独特记忆。而工业化造成的大气和水环境污染,更可能成为地方感重构的障碍。由此可见,地理景观变化可能短暂地

增强居民的自信,但很难成为居民与地方长期、稳定的情感纽带。

2.3 社交网络变化的可能影响

在居民点拆迁中,不仅本地人原有的社交网络被打破,居民的交往方式也会随着从农家小院进入公寓楼生活而改变。而失地农民和外来劳动力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都面临身份转变带来的焦虑,因而很可能出现行为与情感空间上的分异^[25]。而这不仅会使外地人更难产生对新地方的好感,也会使本地人难以感受到“家”的安全和舒适。由此,开发区常常成为孤独的无根者集聚的空间,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许多人都把这里仅视为暂住地,难以构建积极的认同,更不愿主动奉献。这就是说,原有社交网络的解体和新网络构建的困难很可能削弱开发区周边居民的地方感。

总的看来,开发区建设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社会结构,也使本底文化遭受“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能承载地方集体记忆的景观迅速消失,而社交网络的重构困难则使当地人难以延续对地方的记忆,也使外地人难以摆脱“他者”的感觉。开发区对所有居民都是新的空间,而且是低收入者集聚的空间,并存在大量无地方性的景观和相对复杂的群体间矛盾,这都不利于居民的地方感重构和开发区的凝聚力建设。

3 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居民地方感调研

3.1 闵开发的基本情况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闵开发)地处上海西南近郊,创建于1983年,1986年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园区总面积3.5km²,至2012年底,园区每平方公里吸引外资超过10亿美元,持续名列国家级开发区单位土地面积上缴税收和销售收入排行榜前列。全球500强企业直接投资的项目占开发区企业总数的37%,其主要经济指标在开发区所占比重超过80%。目前,园区已形成机电产业为主导、医药医疗产业和食品轻工业为辅的三大产业板块^[26]。闵开发虽然在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等方面成就显著,但主要聚集的仍是加工制造环节,外来普通劳动力较多,员工工资水平不高,不少外来打工者及随迁家属与当地原有居民混居,社会矛盾比较复杂。这正体现了开发区空间重塑的一般特点。本文拟通过对闵开发周边

典型社区的居民地方感调研,验证开发区建设对居民地方感的可能影响。值得指出的是,闵开发虽地处城市近郊,但也紧邻闵行区政府原驻地,周边自20世纪中叶即开始发展工业,因此,部分调研社区并非新建社区,不少当地居民也非失地农民,但这也可能反映也城郊开发区建设的其他问题。

3.2 调研方案设计

本次调研主要拟通过对周边居民的深度访谈,判断其地方感的总体状况,并验证各类因素的影响。调研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访谈提纲除收集受访者个人信息外,还包括与地方感相关的21个多项选择题以及5个开放式问题。这主要考虑到问卷调查仍是地方感研究最有效的方法^[27],同时也有助于分析个体能力、地理景观以及社交网络等对地方感变动的影响。为使受访者覆盖园区周边主要居民群体,调研分别在昆阳新村、红旗新村以及马桥西街等三个小区进行(图1)。其中,昆阳新村紧邻园区,而红旗新村和马桥西街距园区均约2km。昆阳新村多为吴会村或市区居民的拆迁安置房,红旗新村多为老闵行原有单位的分配住房,马桥西街则既有拆迁安置和单位分配的住房,还有居民的自购房。根据当地派出所2013年1月提供的数据,外来人口比例在昆阳新村约为22.7%,红旗新村约为14.8%,马桥西街约为50.6%,但实际外来人口比例都更高。

3.3 调研结果及机制分析

调研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在三个

小区以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访谈中两名调研人员分别负责与受访者交流和记录。每份访谈持续约30~60min,受访者共91人。考虑到小区人口规模,昆阳新村的访谈量较少。从样本的社会属性看,受访者中年龄较大的比例较高,在开发区内就业的比例不高,在私企及外企工作的比例也不高,表明闵开发员工在周边社区的影响力有限,而这应该与闵开发面积较小以及周边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关。受访者中自有住房者比例较高,居住五年以上以及上海户籍人员也均超过半数,同样显示这些小区主要还是当地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受访者的文化程度仍然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到1/3以上,这与开发区主要发展加工制造业有关(表1)。



图1 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及调研街道

资料来源:根据闵行区江川街道派出所提供的信息绘制

表1 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项目	属性	人数	比例	项目	属性	人数	比例
居住地	昆阳新村	17	18.6%	年龄	18~30岁	9	9.9%
	红旗新村	37	40.7%		31~40岁	20	22.0%
	马桥西街	37	40.7%		41~50岁	16	17.6%
性别	男	48	52.7%	住房形式	51~60岁	19	20.9%
	女	43	47.3%		61~70岁	18	19.7%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4	37.4%		71~80岁	9	9.9%
	高中或专科	27	29.7%	自有住房	71	78.0%	
	本科以上	30	32.9%	租房	20	22.0%	
岗位类型	国有单位	17	18.7%	居住年限	1年以内	12	13.2%
	私企及外企	27	29.7%		2~5年	27	29.7%
	个体经营	24	26.4%		5~10年	17	18.7%
就业地点	离退休	23	25.3%	10~20年	16	17.6%	
	开发区内	18	19.8%	20年以上	19	20.8%	
	开发区周边	29	31.9%	户籍所在地	上海	55	60.4%
	其他地区	21	23.1%		外地	36	39.6%
	离退休	23	25.3%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记录整理。

尽管受访者中开发区员工和失地农民比例不高,但地方感总体仍较弱。有64.8%的受访者对开发区的发展状况“不大了解”,不少人表示开发区对自己影响不大;虽然半数以上的受访者居住超过5年,但仍有57.1%的受访者表示基本不认识小区居民,能认识一半以上的只有24.2%;而与小区其他居民基本不来往的达到39.6%。在对开发区建设的满意度方面,有74.7%的受访者表示“没感觉”,但分别有9.9%和59.3%的受访者对小区的现状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不过,69.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开发区建设,认为这可能提高经济收入,但仍有32.9%的表示开发区建设前景“与自己关系不大”。由此看来,受访者对开发区的感知、认同和情感依附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可能与开发区过度关注产业发展、缺少“产城融合”的举措相关,当然也可能因为受访者与开发区的直接关系不大。

结合访谈记录和调查数据,笔者发现居民结构、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的变化确实会对开发区居民的地方感产生影响,但影响机制与预想的并不完全一致。

1) 居民结构变化未必能提高对地方的认同

开发区建设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使得当地人和外来劳动力都获得了增加货币收入的机会。有不少受访者表示,“支持开发区建设,因为能提供就业(HQ-10^①)”,而且“开发区建设得好,有助于改善生活(MQ-20)”,“改善居住地周围的环境(HQ-16)”。受访者还提出,“就业增加不仅能提高收入,还会使人们的精神状态更为积极(KY-08)”,这就反映了产业升级对地方发展的长期影响。不过受访者也意识到开发区建设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口,虽然“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HQ-02)”,“但觉得他们素质不高(KY-16)”。由此看来,闵开发并未带来大量高素质的外地人,居民结构变化对地方感建构的帮助有限;较好的生活质量能增进居民的地方感,但人口素质不高也使地方感层次不高。

2) 地理景观变化并未削弱居民的地方感

地理景观变化会使熟悉的空間变得陌生,这被大多数受访本地居民提及,但他们更对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表示满意,并不怀念过去破旧的景观。例如,不少受访者认为轨道交通5号线“救活了红旗小区,以前这里……房子卖不出价钱,5号线

通了之后,这里的房价还不错(HQ-02)”;不仅如此,“最近几年这里变得更加现代化……出行也方便很多(HQ-27)”;不少受访者甚至表示,周边“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是轻轨,(它使)交通方便了很多,周围的商店也多了(HQ-13)”,但这也折射出开发区地方性的丧失。不过,由于闵行工业点的建设比较早,老房子原本比较多,受访者普遍表示,“虽然以前的房子拆了,但可以住公房还是很开心的(HQ-20)”;“虽说街道和房子的样式确实变了,(但)这种改变挺好的,老的东西拆了重建会更好(MQ-22)”,并未流露出对原有景观的留恋。同时,由于当地离吴泾化工区较近,大多数居民对闵开发的环境污染并不敏感,还有少数人甚至认为空气质量不错。不过也有居民认为“附近空气质量不好(MQ-03)”;“以前的生活环境比较好,(现在)空气质量太差(MQ-21)”;“常常飘进黑色的灰尘(KY-11)”。由此看来,由于开发区大多位于相对落后的地区,周边居民普遍欢迎地理景观的变化。同时,由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文化层次不高,因而主要关心生存层次的条件变化,而对环境污染、地方文化传承等较高层次的需求因素不敏感,地理景观变化总体上并未如假想的对地方感有明显的削弱作用。

3) 社交网络变化的确会削弱居民的地方感

开发区建设改变了当地人原有的社交形式和社交网络,特别是农民在搬入公寓楼以后,会觉得“无法像农村那样敞开式的交流(KY-10)”。而无论当地人或外地人也都会感受到交流网络的变化。外地人虽可能有同乡,但大多表示亲戚朋友都在老家;本地受访者中52.7%的表示经常联系的亲友“基本不在本小区及周边半小时的步行范围内”,仅有16.5%的表示“基本在本小区”。这使不少受访者感到孤独和恋旧,即使那些和同村故友一起迁入的受访者也会表示,“主要就认识同一个楼道里的人(KY-16)”;“还是之前的小区认识的人多,人际关系比较好(HQ-03)”;而“现在的生活缺少亲情(MQ-23)”,“很想念那时候朋友在一起的感觉,现在偶尔联系也会很高兴(KY-16)”。“以前的朋友土生土长,对周围的环境都熟悉(HQ-12)”,但现在“已经住了十年了……(可)小区里认识的人不多,交流也不多(MQ-27)”,反映出重构社交网络面临困难。而据访谈信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还存在明显隔阂,这就进一步压缩了人们的社交范

围。从调研看,不仅语言、生活习惯及文化观念等的差异会给群体间交流带来困难,误会和歧视更会造成行为和情感空间的分异。不少受访者表示,两个群体“说话听不懂,相互不搭界(KY-16)”;较多的本地人认为“外地人会有很多不文明的行为(KY-1)”,甚至反映“近两年外地人多了,……失窃现象也严重了(MQ-08)”,这就明显表现出偏见和误会。而外地人也明显感受到这种歧视,认为“你看不上我,我也懒得理你(KY-15)”,这使得受访者普遍倾向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HQ-21)”,减少了彼此的交流。这更易使老年人感到孤独,半数以上的年长受访者流露出对往日生活的怀念,认为现在经济条件好了,但“没有以前过的舒服(MQ-03)”,甚至觉得“很糟糕,十分想要回到以前的日子(HQ-16)”。由此看来,社交网络变化的确会削弱居民的地方感,而人群之间的情感分异则使社交网络的重构遭遇困难。

4 结论与启示

伴随着开发区建设,地方人口结构、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定程度造成了开发区周边居民地方感的缺失。从对闵行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研看,居民的总体地方感比较弱。虽然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但大量普通劳动力的集聚却可能削弱居民的地方认同;而地理景观的变化却由于改善了居民生活条件反倒增强了居民的地方感,同时由于当地居民更关注生存层次的需求因素,因而对开发区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地方特色消失并不敏感;不过居民社交网络的重构会面临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情感分异的困难,并使居民难以形成对地方的依恋。总的看来,开发区建设造成了地方空间的快速重构,总体上不利于居民形成较强的地方感。为此,建议开发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普遍提高居民素质、尽量减少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隔阂、努力重构社交网络,这将有助于增强对开发区的共同地方感,进而提升开发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活力,并促进开发区的社会和谐稳定。△

【注释】

①HQ代表红旗新村受访者,数字是按访谈顺序产生的编号;相应地,KY代表昆阳新村,MQ代表马桥西街。

【参考文献】

- [1] 土地利用管理司. 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情况[EB/OL].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301/t20130107_1173335.htm. 2013-01-07.
- [2] 张晓平,刘卫东. 开发区与我国城市空间结构演进及其动力机制[J]. 地理科学, 2003, 23(2): 142-149.
- [3] Jiv'e'n G, Larkham P J. Sense of place, authenticity and character: a commentary [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03, 8(1): 67-81.
- [4] 朱竑,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1): 1-8.
- [5] Eyles J. Senses of place [M]. London: Pion, 1985: 70.
- [6] Wright J K. Notes on early American geopiety [J]. *Human Nature in Geography*, 1966: 250-256.
- [7] Tuan Y 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6-8.
- [8]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89.
- [9] Jackson J B. A sense of place, a sense of time [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
- [10] 庄春萍,张建新. 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9): 1387-1396.
- [11]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Karminoff, R. Place 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3): 57-84.
- [12] Breakwell, G. M. Coping with threatened identity [M]. London: Methuen, 1986: 18-26.
- [13] Twigger-Ross, C., & Uzzell, D. L. Place and identity process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6, 16(3): 205-220.
- [14] Hidalgo, M. C., & Herná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3): 273-281.
- [15] Korpela, K. M. Place-identity as a product of environmental self-regulation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9, 9(3): 241-256.
- [16] Dixon, J., & Durheim, K. Dislocating identity: De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4): 455-473.
- [17] Michael A. Hogg, Deborah J. Terry and Katherine M. White.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 [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5, 58(4): 255-269.
- [18] 蔡文川. 地方感: 环境空间的经验、记忆和想像[M]. 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8-13.
- [19] Seaman, D.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A]//A Buttimer & P. Seaman.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148-165.
- [20] Rose G. Place and identity: a sense of place [A]//Doreen Massey & Pat Jess. A Place in the World? Places, Cultures and

- Globalization [C].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8 - 106.
- [21] Sanders C. What keeps a student at home? [EO/BL].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news/analysis-what-keeps-a-student-home/158288.article>. 2001 - 03 - 23.
- [22] Giuliani M V, Feldman R. Place attachment in a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contex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3, 13(3): 267 - 274.
- [23]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118, 131.
- [24] Bonaiuto M, Breakwell G M, Cano I. Identity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 effects of nationalism and local identity upon perception of beach pollution [J].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6(3): 157 - 175.
- [25] 孔翔.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城郊社会空间分异的影响初探——基于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周边社区的调研 [J]. *城市问题* 2011(5): 51 - 57.
- [26] 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中心. 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简介 [EB/OL]. <http://www.smudc.com/aboutus/aboutus.asp>.
- [27] De Bres K, Davis J. Celebrating group and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 new regional festival [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3): 326 - 337.

作者简介: 孔翔(1975 -), 男, 汉族, 湖南长沙人,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全球化下的地方产业与文化空间演变。

收稿日期: 2014 - 03 - 21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Based on Survey in Communities around the Minhang Development Zone

KONG Xiang, ZHANG Yufei

【Abstract】 Development zon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a's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ment zones, not onl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might change rapidly, but also the local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nd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 be reconstructed, which could weaken the original sense of place of local residents and make the development zones space lack of cohesion and full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is study mainly surveyed residents in thre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Minhang Development Zone to explore the change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velopment zones. It shows, the construction of development zones may upgrade the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 life quality, but the gathering of common labors will perhaps weaken th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However, the disappearance of familiar landscapes may promote th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because of the more convenient living condition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may face the difficulties caused by emotion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locals and immigrants, which makes the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at a lower level.

【Keywords】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Development Zone; place reconstruction; Shanghai Minhang Economic &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the Minhang Development Zone)